

# 俄罗斯集中营文学探究 ——以《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为例

王梓豪<sup>1</sup> 刘 婧<sup>2</sup>

(1. 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010000; 2.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市 100000)

内蒙古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资助项目

摘要: 苏联时期, 由于斯大林的错误政策, 文学艺术受政府严格管控, 许多作家、艺术家受到政府官方压迫, 被流放至设立在西伯利亚高寒地区的集中营统一进行劳动改造。在集中营里他们受到的非人的待遇, 然而, 这些作家继承了俄罗斯文学关注社会现实、关注底层小人物的传统, 用创作将社会弊端暴露在人们眼前。本文试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集中营小说开篇之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着手, 依托时空体理论, 对俄罗斯集中营文学进行简要探究。

关键词: 俄罗斯; 集中营文学; 时空体; 索尔仁尼琴

## 一、俄罗斯良心(Совесть России): 揭露社会真相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2008)被称为“俄罗斯的良心”。1971年, 其作品《癌病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写道: 俄罗斯的苦难使他的作品充满咄咄逼人的力量, 闪耀着永不熄灭的爱火。故土的生活给他提供了题材, 也是他作品中的精神实质”。<sup>[4]49</sup> 索氏的作品充满具有俄罗斯民族气质的人道主义精神。作为一名作家, 他把苏联社会最冷酷、不堪揭露的一面展现出来; 作为一位斗士, 他把俄罗斯民族的隐忍和对自由的追求诉诸于笔墨中。

索氏的创作离不开“真实”二字。无论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下文简称《一天》)还是《古拉格群岛》、《癌病房》以及《玛特廖娜的家》, 这些作品都与本人经历息息相关。在短篇小说《玛特廖娜的家》中, 索氏将他于弗拉基米尔州库罗夫区米尔采沃村任教时在老妇人玛特廖娜家借住的真实事件写成故事, 用近乎白描的手法, 讲述了玛特廖娜悲苦的一生及其死亡事件。《一天》则是根据其位于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北部爱基巴斯图兹的一个集中营的真实经历创作而成。“在集中营里, 索尔仁尼琴做着跟普通犯人一样的劳动, 一直到1951年夏, 索尔仁尼琴在生产队里当砌石工瓦工, 后来被任命为机械制造车间班长”。<sup>[2]8-9</sup> 索尔仁尼琴在《一天》中, 毫不留情得暴露了苏联社会黑暗、剥夺人性的一面。这其实也是索氏许多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之一。也正因此, 他受到克格勃的严密监控, 甚至被剥夺国籍、流放出境, 在国外旅居生活。

他曾说过: “对一个国家来说, 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一个政府”。索氏的创作活动紧紧围绕“真相”展开。他揭露真相, 一方面是为了批判社会, 同时也是为了警醒大众: 我们的社会、政府和国家病了。这种疾病像癌症一样在不断恶化, 扩散到国家的方方面面。但是, 他心中始终保有一个信念: 俄罗斯民族会好转的, 国家会痊愈的。即使被剥夺国籍、过着旅居生活, 他也相信, 终有一天, 会重新踏上俄罗斯的土地。在逃离了苏联的禁锢、来到美国后, 他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自由斗士。然而, 他却曾在美国的讲座上公开批评美国政府及西方的自由民主。苏联政府虽抛弃了他, 但他依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 他深信着俄罗斯民族所拥有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力量。

## 二、时空交错: 一天长于百年

时空体一词被用来表达时空聚合统一的概念, 最早出现于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研究文献中。他认为“在文学中, 时空体里的主导因素是时间”。<sup>[6]22</sup> 本节中, 笔者以巴赫金时空体为依托, 浅析索氏这部作品中时空的作用。

《一天》中集中营里的犯人们所遵循的时间是极其固定的。他们每天五点起床, 六点半敲钟上工, 八点开始劳动, 十二点吃午饭, 六点收工吃晚饭, 九点进行晚点名, 十点后休息睡觉, 有时会碰上

再次点名。集中营对犯人们的活动时间有严苛的规定, 小说情节按时间顺序铺展。随着时间的流逝, 犯人们进行不同的活动, 也就随之产生了空间的变化。不难看出, 在《一天》中, 时间是占据主导地位。文学时空体是存在于读者意识中的时空总和, 它凌驾于真实时空而存在, 有三个组成部分, 其中之一便是超验时间。超验时间与人类所感知到的外部物理时间不同, 它可以被拉伸和压缩<sup>[5]97</sup>。因此, 尽管作品中只有模糊的时间提示词, 只讲述了主人公一天的经历, 但舒霍夫的时间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十几分钟的吃饭时间在人脑的意识中被延伸, 让我们能够看到舒霍夫更多吃饭的细节: 骚动着领取午饭、抢座位、端托盘等, 甚至还能看见舒霍夫用面包皮擦碗里的食物残渣, 这些细节画面如慢镜头般在我们的脑海中播放, 使得时间在思维中得到无限延长, 最终, 整部作品营造出一天长于十年甚至百年的感受。

时空体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则是空间, 《一天》这部作品中, 故事主要发生在两个空间内——劳改营和工区。犯人们在劳改营内吃饭、睡觉、洗澡、看病等, 一系列日常生活都在劳改营进行。而工区则是犯人们进行劳动的地方, 这两个区域形成了《一天》这部作品独立的空间, 舒霍夫、采扎尔、海军中校等人物在特定的场景内纷纷展开独有的活动。

其实, 无法将作品中的时间与空间割裂来看, 在《一天》当中, 时间为主线, 将故事情节放置到特定的空间场景中依次展开, 形成小说人物生存和故事发展相对独立的时空体, 营造了一天长于百年的效果。同时, 《一天》所描写的不仅仅是某一个集中营的一天, 更是苏联历史上存在长达几十年、数量近500个集中营的<sup>[11]18</sup>集体暴露。在这些集中营里, 有无数个舒霍夫——作者的“同貌人”存在, 《一天》在时空交错中, 为千千万万个舒霍夫讲述压迫与抗争的故事构建了历史大舞台。

## 三、时空意象: 压迫与精神反抗

在《一天》这部作品中, 时间与空间同时具有强烈的象征与隐喻意义。“文学中人物内心的声音听起来是一种思想, 其本身就是一种临时的思维流。思想在超越时空体的意识领域填充它作为其中的内容”。<sup>[5]97</sup> 主人公舒霍夫的个性与思想超越集中营时空而存在, 同时又被赋予在时空中。因此, 透过时间与空间, 也就能够解读索氏创作意图, 时空也就具有了象征与隐喻意义。

### 1、时间的象征性

《一天》中, 集中营作为极权者, 对时间有着绝对的控制。集中营里没有时钟, 犯人们身上禁止携带任何私人物品, 因此他们身上也不可能出现手表等计时工具, 即便犯人们会私藏物品, 他们冒着风险藏匿的也是诸如小棍儿、短板条、烟叶等能够使他们得到享受的物品, 而不会携带一块毫无用处的表, 因为他们的活动自有定时。这种剥夺, 直接摧毁了犯人们对时间的分配权, 他们只能通过周身的自然环境来预估时间。

“天色还是跟起床时一样黑，但是有经验的眼睛却能够根据种种细微的迹象毫不困难地断定，很快就要敲钟上工了”。<sup>[31]2</sup>

这种长达数十年对时间的剥夺，从心理上彻底摧毁了犯人们对自我的感知，他们仿佛失去了时间一样，一切听从集中营安排。集中营也正是通过对时间的控制，形成绝对权威，他们主宰的不仅是时间，时间在他们手中成为了掌控犯人们的工具，也就成为了剥夺与压迫的象征。

然而，俄罗斯民族向来不是懂得屈服的民族，在《一天》中，集中营通过时间来压迫剥夺犯人，而犯人们自有对抗方法，他们也利用时间进行对抗。

“除了做梦以外，每天只有在早上吃早饭的十分钟、吃午饭的五分钟和吃晚饭的五分钟里，才是为自己而活着”。<sup>[31]10</sup>

“104 队的人大概已经待了二十来分钟了。要知道，冬季的劳动日是短促的，他们只能干六个钟头的活，这是大伙儿感到最高兴的是，好像现在离天黑已经不远了”。<sup>[31]3</sup>

“他们这样点来点去，真可恨。现在花的时间已经不是公家的，而是自己的了”。<sup>[31]4</sup>

犯人们格外珍惜自己的时间，因为时间对他们来说是除衣食之外所剩不多、唯一能合法拥有的东西。犯人们拥有的自我时间并不多，但是他们十分珍惜，哪怕五分钟也要掰成三百秒来过，因为这段时间是他们自己能够完全支配的。即使在生命受到威胁的环境中，他们没有放弃对时间的渴望，时间是他们心中对生活永不熄灭的追求，对自由和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在心中没有磨灭。他们所有的精神寄托都在时间之上，劳动时间的减少，哪怕只是一点，对犯人们来说也是一种幸福。犯人们也许忍受着集中营中的残忍待遇，但时间成为了他们反抗的工具，尽管是“冷反抗”，但时间已然成为了精神的向往。

## 2、空间的隐喻性

《一天》中的空间描写虽不多，但却具有一定的隐喻性。集中营分为劳改营和工区，劳改营中有面包房、指挥部木方、看守室、木工厂、居住区、新俱乐部、储藏室、小厨房、邮件处、检查处、理发室、澡堂等，而工区则有汽车修理厂、热电站、食堂。除了集中营以外还有一个镇子。集中营里设施相对完善，这样的空间排布形成了一个小型社会，集中营集合了住宿、娱乐、生活、医疗、工

作等不同功能，满足了除犯人们以外各阶层人士活动的需求，使得犯人阶层与其他阶层产生互动。集中营同时与外界社会产生联系。集中营内部的小型社会与集中营的外部联系共同展现，从而达到隐射当时苏联社会的目的。

“劳改营通过承包工程可以弄到成千上万的额外收入，劳改营里的军官还可以得到一笔奖金。沃尔科伏依就是为这个才拿起鞭子来的。至于你呢，晚上多给 200 克面包”。<sup>[31]39-40</sup>

集中营有自己的运转体系，集中营内部的犯人们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大家各用手段而活。管理者受到当权者的支配，犯人受到管理者的压迫，这也是当时苏联社会的一个缩影

## 四、结语

时空在《一天》中得到了独具匠心的运用。索氏用一个人的一天描写了苏联长达几十年的集中营历史，描写了数千万犯人们的悲苦生活，同时又表现了俄罗斯民族独特的忍耐与反抗精神，这种“冷反抗”也许并不能改变社会，但这也是俄罗斯民族所具有的独特品质，他们的忍耐不会永远“无声”，一个个声音最终会汇聚成行动，正如索氏所说，“每一个普通的话语都应该为推动守旧的巨石贡献力量，开始时总是很艰难。但是如果所有的物质已经不是你的，也不是我们的，那就别无选择。但是，一声叫喊，同样会引起山上的雪崩”。<sup>[2]58</sup>

## 参考文献

- [1] 程殿梅.对苏联集中营的另一种阐释——析多甫拉托夫的小说《营区》[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32(04):118-122.
- [2] 乔治·尼瓦.俄罗斯人的良心[M].孙超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
- [3] 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M].斯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 [4] 王莺.俄罗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0(01):48-52.
- [5] 章小凤,赵艳.论文学时空体概念的存在意义[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1(02):95-99.
- [6] 章磊.《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太阳和月亮的时空意义[J].俄语学习,2018(05):22-26.